

# 卷十六

拍案驚奇卷一

轉運漢遇巧洞庭紅。波斯胡指破龍龍殼。

詞云

口日探杯酒滿。朝朝小圃花開。自歌自舞自開懷。且喜無拘  
無礙。青史幾番春夢。紅塵多少奇材。不須計較與安排。領  
取而今現在。

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。詞寄西江月。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。

總有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。試看往古來今。一部十七史。

多難豪傑。該富的不得富。該貴的不得貴。龍文的倚馬。

看時。幾張紙。盡不完。能武的穿楊百步。用不着。

煮不熟飯鍋。最是那癡呆。生來有福分的。隨他。

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 
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 
卷 卷十六  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短篇小說  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38  
編號 D8622600

藍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22600  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38  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 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 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白案鴛鴦

卷十六  
十九

K 2960(5)

22.525  
7  
4.7

0 1 2 3 4 5 6 7 8 9 5

双紅堂  
小説  
38(5)

不許複製  
NOT TO BE REPRODUCED  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

拍案驚奇卷十六

張溜兒熟布迷魂局

陸蕙娘立決到頭緣

深机密械總徒然

詭計奸謀亦可憐

賺得人亡家破日

還成撈月在空川

詩曰

話說世間最可惡的是拐子。世人但說是盜賊，便十分防備他。不知那拐子便與他同行同止，也請不出弄誑搗鬼，沒形沒影的。做將出來，神仙也思想不到。倒在不裡信他。直到事後曉得已此追之不及了。這却不是出此的賊精。隱然的強盜。今說國朝萬曆十六年，浙江杭州府北門外一個居民，姓扈，年已望六，媽亡新亡。有兩個兒子，兩個媳婦，在家過活。那兩個媳婦，俱生得有些顏色。且是孝敬公公。一日爺兒三個多出去了，只留兩

個媳婦在家。閉上了門。自在裡面做生活。那一日大雨淋漓。路上無人行走。日中時分。只听得外面有低低哭泣之聲。十分淒慘。悲咽。却是姪人聲音。從日中哭起。直到日沒。哭個不住。兩個媳婦听了半日。忍耐不住。只得開門同去外邊一看。正是

閉門家裡坐。

禍從天上來。

若是說話的。與他同時生。並肩長。便劈手扯住不放。他兩個出去。縱有天大的事。也惹他不着。元來大凡姪人家。那閒事切不可管。動止最宜謹慎。丈夫在家時还好。若是不在時。只宜深閤淨處。便自高枕無憂。若是輕易攬着個事頭。必要纏出些不來。那兩個媳婦。當日不合開門出來。却見是一個中年婆娘。人物也到生得乾淨。兩個見是個姪人。無甚妨礙。便動問道。媽

何來爲甚。這般若楚。可對我們說知則個。那婆娘掩着眼淚道。兩位娘子听着。老妾在這城外鄉間居住。老兒死了。止有一個兒子和媳婦。媳婦是個病鬼。兒子又十分不孝。動不動將老身罵詈。恭瞻又不周全。有一頓沒一頓的。今日出口氣。與我的兄弟相約了。去縣裡告他。忤逆。他叫我前頭先走。隨後就來。誰想等了一日。竟不見到。雨又落得大。家裡又不好回去。枉被兒子媳婦恥笑。左右兩難。爲此想起。這般命苦。忍不住傷悲。不想驚動了兩位娘子。多承兩位娘子動問。不敢隱瞞。只得把家事實情。他兩個見那婆娘說得苦惱。又說話小心。便道如此。且在我們家裡坐一坐。等他來便了。兩個便扯了那婆子進去。說道。媽。媽。坐一坐。等雨住了回去。自家骨肉。雖是一時有些不是。處

只宜好好覺解。不可便經營動府。傷了和氣。失了体面。那婆娘道。多謝兩位相勸。老身且再耐他几時。一遞一句說了一回。天色早黑。將下來。婆娘又道。天黑了。只不見來。獨自回去不得。如何好。兩個又道。媽上便在我家歇一夜何妨。粗茶淡飯。便喫了餐。把那里便費了多少。那婆娘道。只是打攪不當。那婆娘當持就裸起雙袖。到灶下去燒火。又與他兩人量了些米煮夜飯。揩檯抹櫬。擔湯擔水。一攬包收。多是他上前替力。兩個道。替媳婦們伏侍。甚麼道理。到要媽上費氣力。媽上道。在家裡慣了。是做時便倒安樂。不做時便要困倦。娘上們但有事。任憑老身去做。不妨。當夜洗了手脚。就安排他兩個睡了。那婆娘方自去睡。次日清蚤。又是那婆娘先起身來。燒熱了湯。將昨夜剩下來煮了

飯。那拭淨了椅桌。力力碌碌。做了一朝。七了八當。兩個媳婦起身。要東有東。要西有西。不費一毫手脚。便有七八分得意了。便兩個商議道。那媽上且是熟分肯做。他在家裡不像意。我們這里正少個人相幫。公公常說要娶個晚婆上。我每勸公上納了他。豈不兩便。只是未好與那媽上啟得齒。但只留着他。替公公來再處。不一日。爺兒三個回來了。見家裡有這個媽上。便問媳婦緣故。兩個就把那婆娘家裡的事。依他說了一遍。又道。這媽上且是和氣。又十分勤謹。他已無了老兒。兒子又不孝。無所歸了。可憐可憐。就把她妯娌商量的見識。叫兩個丈夫說與公公知道。扈老道。知他是甚麼人家。便好如此草上。且留他住几時着。口裡一時不好應承。見這婆娘乾淨。心裡也欲得的。又過了

兩日。那老兒沒搭煞。黑暗裡。已自和那婆娘摸上了。媳婦們看  
見了些動靜。對丈夫道。公公常是要娶婆也。何不就與這媽也  
成了這事。省得又去別尋頭腦。費了銀子。兒子每也道說得是  
多。去勸着父親。媳婦們已自與那婆娘說通了。一講一個肯。摆  
個家筵席兒。次上喜也。大家喫了几杯。兩口兒成合了。這得兩  
日。只見兩個人問將來。一個說是媽上的兄弟。一個說是媽也  
的兒子。說道。尋了好几日。方問得着是這里。媽也聽見走出來  
那兒子拜跪討饒。兄弟也替他請罪。那媽也怒色不解。千咒万  
罵。扈老從中好言勸開。兄弟與兒子。又勸他回去。媽也又罵兒  
子道。我在這里喫口湯水。也是安樂的。倒回家裡。在你手中討  
飯喫。你看這家媳婦。待我如何孝順。兒子見說這話。已自曉得

娘嫁了這老兒了。扈老便叫整治酒飯。與他兩人喫。那兒子便  
拜扈老道。你便是我繼父了。我娘喜得終身有託。方千之幸。別  
了自去。似此兩三箇月中。往來了几次。忽一日。那兒子來說。孫  
子明日行聘。請爹娘與哥嫂。一門同去喫喜酒。那媽也回言道。  
兩位娘子。怎好輕易就到我家去。我與你爺兩位哥也同來便  
了。次日媽也同他父子去。喫了一日喜酒。歡也喜也。醉飽回家。  
又過了。一個多月。只見這個孫子。又來登門。說道。明日畢姻。來  
請闔家尊長。同覲花烛。又道。是必求兩位大娘同來。光輝一光  
輝。兩個媳婦。已不得要認媽也家裡。還悔道。前日不去得。賠下  
笑來。應承。次日盛妝了。隨着翁媽丈夫。一同到彼。那媽也的媳  
婦出來接着。是一個黃瘦有病的。日將下午。那兒子請媽也同

媳婦迎親。又要請兩位嫂子同去。說道我們鄉間風俗是女眷都要去的。不然。只道我們不敬。重新親媽。對兒子道。汝妻雖病。今日已做了婆。只消自去。何必煩勞二位嫂子。兒子道。妻子病中。規模不雅。禮教不周。恐被來親輕薄。兩位嫂子。既到此了。何惜往迎。這片時。使我們好看許多。媽。這道。這也是那兩個媳婦。也是巴不得去看。要子的。媽。就同他自己媳婦。四人作隊兒。一夥下船去了。更餘不見來。兒子道。却又作怪。待我去看一看。又去一回。那孫子穿了新郎衣服。也說道。公公寬坐。孫兒也出門望。去。搖。擺。了出來。只剩得爺。兒。三個。在堂前。燈下。坐着。等候。多時。再不見一個來了。肚裡又飢。心下疑惑。兩個兒子。走進灶下看時。清灰冷火。全不像個做親的人。

家。出來對父親說了。拿了堂前之燈。到裡面一照。房裡空蕩。並無一些箱籠衣衾之類。只有几張倚桌空着在那里。心裡大驚道。如何這等。要問鄰舍時。夜深了。各家都關門閉戶了。二人却像熱地上螻蟻鑽出鑽入。亂到天明。總問得問鄰舍道。他們每一班何處去了。鄰人多說不知。又問這房子可是他家的。鄰人道。是城中楊衙裡的。五六月前。有這一家人來租他的住。不知做些甚麼。你們是親眷。來徃了多番。怎麼倒不曉得細底。却來問我們。問了人家。一般說話。有個把有見識的道。定是一夥大拐子。你們着了。他道兒。把媳婦騙的去了。父子三人見說。忙忙若喪家之狗。跟。上。跑回家去。分頭去尋。那里有個去向。只得帶了一紙狀子。出個廣捕。却是眇。上。的事了。那扈老

兒要討晚。他道是白得的。十分便宜。誰知到爲這婆子。白白  
裡送了兩個後生媳婦。這叫做貪小失大。所以爲人切不可做  
那計。便宜苟且之事。正是

莫信直中而

須防仁不仁

貪看天上月

失却世間珍

這話丟過一邊。如今且說一個拐兒。拐了一世的人。倒後邊反  
着了一個道兒。這本話。却是在浙江嘉興府桐鄉縣內。有一秀  
才。姓沈。名燦若。年方二十歲。是嘉興有名才子。容貌魁峩。胸襟  
曠達。娶妻王氏。姿色非凡。頗稱對當。家私豐裕。多虧那王氏守  
把。兩個自道佳人才子。一雙兩好。端的是如魚似水。如膠似漆。  
燦若得。只是王氏生來嬌法。厭七弱病。誓不離身的。燦若十二

歲上進學。十五歲超增補廩。少年英銳。自恃才高一世。視一第  
何啻拾芥。平時與一班好朋友。只以詩酒娛心。或以山水縱目。  
放蕩不羈。其中獨有四個秀才。情好更篤。自古道。程七惜程七。  
才子惜才子。却是嘉善黃平之。秀水何澄。海鹽樂爾嘉。同邑方  
昌。都一般兒。你羨我愛。這多是同郡朋友。還有他州外府。與燦  
若往來的。不計其數。大約不過是並時的才人。那本縣知縣。姓  
程。單諱一個清字。常州江陰縣人。平日敬重斯文。喜欢才士。也  
道燦若是個青雲偉器。與他認了師生。往來相好。是年正是大  
比之年。有了科舉。燦若歸來。打疊衣裝。上杭應試。與王氏話別。  
王氏挨着病軀。整頓了行李。眼中流淚道。官人前程遠大。早去  
早回。奴未知有福分。能勾與你同享富貴。與否。燦若道。娘子說



那里話。你有病在身。我去後須十分保重。也不覺掉下淚來。二人拱手分別。王氏送出門外。望燦若不見。掩淚自進去了。燦若一路行程。心下覺得不快。不一日到了杭州。尋客店安下。匆匆的進過了三場。頗稱得意。一日燦若與衆好朋友。趁了一日湖大酌回來。睡了。半夜忽听得有人扣門。披衣而起。只見一人高冠。厥袖。似是道家妝扮。燦若道。先生夤夜至此。何以教我。那人道。貧道頗能望氣。亦能斷人陰陽禍福。偶從東南來此。暮夜無處投借。因扣尊局。多有驚動。燦若道。既先生投宿。便同榻何妨。先生既精推筭。目下榜期在迓。幸將賤造推筭。未知功名有分與否。願決一言。那人道。不必推論。只須望氣。觀君丰格。功名不遠無緣。但必須待尊闔。天年之後。便得如意。我有二句詩。是君

終身遭際。君切記之。

鵬翼搏時歌六憶。

鸞膠續處舞雙鳧。

燦若不解其意。方欲再問。外面貓兒捕鼠。撲地一响。燦若喫了一跳。却是南柯一夢。燦若道。此夢甚是詭異。那道人分明說待我別妻亡故。功名方始稱心。我情願青衿沒世也罷。割恩愛而博功名。非吾願也。兩句詩。又明上記得。翻來覆去。睡不安穩。又道。夢中言語。信他則甚。明日倘若榜上無名。作速回去了。便是思想之際。只所得外面叫喊連天。鑼聲不絕。扯住討賞報。燦若中了第三名。經魁。燦若寫了票。衆人散訖。慌忙梳洗上轎。見座主。會同年去了。那座師知正是本縣。稽清知縣。那時解元何澄。又是極相知的朋友。黃平之。樂尔嘉。方昌。多已高錄。俱各歡喜。

燦若料理正事已完。天色傍晚。乘轎回寓。只見那店主趕着轎  
慌上的叫道。沈相公宅上。有人到來。有緊急家信報知。候相公  
半日了。燦若所了。緊急家信四字。一個衝心。忽思量着夢中言  
語。却似十五個吊桶打水。七上八下。正是

青龍白虎同行。

吉凶全然未保。

到得店中下轎。見了家人沈文。穿一身素淨衣服。便問道。娘子  
在家安否。誰着你來寄信。沈文道。不好說得。是李主管着寄信  
來。官人看書便是。燦若一見書。封筒逆封。心裡有如刀割。折開  
看罷。方知是王氏于二十六日身故。燦若驚得呆了。却似

分開八片頂陽骨。

領下半桶雪水來。

半响做聲不得。忽然倒地。眾人喚醒。扶將起來。燦若咽住喉結。

平妻出妻的哭。亡得一店人。無不流淚。道。早知如此。就不來應  
試也罷。誰知便如此。永訣了。問沈文道。娘子病重。緣何不早來  
對我說。沈文道。官人來後。娘子只是舊病纏上。不為甚重。不想  
二十六日。忽然暈倒不醒。為此星夜趕來報知。燦若又哽咽了  
一回。疾忙叫沈文僱船回家去。也領不得他事了。暗思。一夢之  
奇。二十七日放榜。王氏却于二十六日間亡故。正應着那鵬登  
搏時歌六億。這句詩了。當時整備離店。行不多路。却遇着黃平  
之。拾着來。二人又是同門。相見罷。黃平之道。現兄容貌。十分悲  
慘。未知何故。燦若噙着眼淚。將那得夢情由。與那放榜報喪。今  
趕回家之事。說了一遍。平之嗟嘆不已。道。尊兄且自寧耐。毋得  
過傷。待小弟見座師與眾同袍。為兄代言其事。兄自回去。不妨。

兩人別了燦若。急上回來。進到裡面。撫尸慟哭幾次。哭得昏昏。擇時入殮已畢。停柩在堂。夜間燦若只在灵前相伴。不多時。過了三四七。眾朋友多來弔唁。就中便有說着會試一事。燦若渾然不顧道。我多因這蝸角虛名。賺得我連理枝分。同心結解。如今就把一個會元。撇在地下。我也無心去拾他了。這是王氏初喪時的說話。轉眼間。又過了斷七。眾親友又相勸道。尊闈既已天逝。料無起死回生之理。兄枉自灰其志。究竟何益。况在家無聊。未免有孤棲之嘆。同到京師。一則可以玩景舒懷。二則衆同袍劇談。竟自可以解悶。豈可爲無益之悲。悞了終身大事。燦若喫勸不過道。既承列位佳意。只得同走一遭。那時就別了王氏之灵。寓付李子主營。熬薑煑飯。香火。同了黃何方。樂四友登程。

道是那十一月中旬。光景五人夜住曉行。不則一日。來到京師。終日成群作隊。詩歌笑傲。不時往花街柳陌。閒行遣興。只有燦若。沒一人看得在眼裡。韶華迅速。不覺的換了一個年頭。又早上元節過。漸上的桃香浪暖。那時黃榜動。選場開。五人進過了三場。人人得意。個個誇強。沈燦若始終心下不快。草草完事。過不多時。場曉單上。奚落了燦若。他也不放在心上。黃何方樂四人。因夫傳臚。何澄是二甲。選了兵部主事。帶了家眷在京。黃乎之。到是庶吉士。樂爾嘉選了大常博士。方昌選了行人。拈清知縣。也行取做刑科給事中。各守其職。不題。燦若又遊樂了多時。回家到了桐鄉。燦若進得門來。在王氏靈前。拜了兩拜。哭了一場。備羹飯。燒奠了。又隔了兩月。請個地理先生。擇地殯葬了。王氏

棺訖。那時便漸有人來議親。燦若自道是第一流人品。王氏  
 恁地一個嬌妻。兀自無緣消受。再那里尋得一個厮對的出來。  
 必須是我目中親見。果然象意。方纔可議此事。以此多不着紫  
 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有話卽長。無話卽短。却又過了二個年頭。  
 燦若又要上京應試。只恨着家裡無人照顧。又道是家無主。屋  
 倒豎。燦若自王氏亡後。日食用度。筋長碗短。十分的不像意。也  
 思量道。須是續我一個掌家娘子才好。只恨無其配偶。心中悶  
 悶不已。仍把家事且付與李主管照顧。收拾起程。那時正是八  
 月間。天道金風乍轉。時氣新涼。正好行路。夜來皓魄當空。澄波  
 万里。上下一碧。燦若獨自無聊。觸景傷懷。遂爾口占一曲。

露滴野塘秋。下簾籠。不上鉤。徒勞明月穿。聽鴉烏。飛遠去。孤

身遊。浮萍怎得到陽臺。在漫凝眸。空輒皓魄。人不在。月中  
 留。

詞寄黃鶯兒。吟罷痛飲一醉。舟中獨寢。話休絮煩。燦若行了二  
 十餘日。來到京中。在舉廠東邊。租了一個下處。安頓行李。已好。  
 一日同幾個朋友。到齊化門外飲酒。只見一個婦人。穿一身縞  
 素衣服。乘着蹇驢。一個閒的挑了食。攔隨着。恰像那里去上墳  
 回來的。燦若看那婦人。生得

敷粉大白。施朱大赤。加二分太長。減一分太短。十件筭足。是  
 風流占盡。無餘。一味溫柔。差絲毫。使不厮稱。巧笑倩兮。笑得  
 人魂靈顛倒。美目盼兮。盼得你心意癡迷。假使當時逢如婦  
 也。言我見且猶憐。

撤

燦若見了此婦。却似頂門上喪了三魂。腳底下蕩了六魄。他就撇了這些朋友。也僱了一個驢。一步上趕將去。呆上的尾着那婦人。只顧看。那婦人在驢背上。又只顧轉一對秋波過來。看那燦若。走上了里把路。到一個僻靜處。那婦人走進一家人家去了。燦若也下了驢。心下不捨。釘住了脚。在門首。呆上看了半晌。不見那婦人出來。正沒理會處。只見內裡走出一個人來。道相公。只望門內觀看。却是爲何。燦若道。適纔同路來。見個白衣小娘子。走進此門去。不知這家是甚等人家。那娘子是何人。無個人來問問。那人道。此婦非別。乃舍表妹陸蕙娘。新近寡居。在此方。纔出去拜了夫墓。要來嫁人。小人正來與他作伴。燦若道。足下高姓大名。那人道。小人姓張。因爲做事。是件順溜。爲此人

辭下回

起一個混名。只叫小人張溜兒。燦若道。令表妹要嫁何等樣人。肯嫁在外方去否。溜兒道。只要是讀書人。後生些的便好了。地方不論遠近。燦若道。實不相瞞。小生是前科舉人。來此曾試。適見令表妹丰姿絕世。實切想慕。足下肯與作媒。必當重謝。溜兒道。這事不难。料我表妹見官人這一表人才。也決不推辭的。包辦在小人身上。完成此舉。燦若大喜道。既如此。就煩足下往彼一通此情。在袖中摸出一錠銀子。遞與溜兒道。些小薄物。聊表寸心。事成之後。再容重謝。溜兒推遜了一回。隨即接了。見他山不爽快。料他囊底充饒。道相公。明日來計回話。燦若次日喜地。回下處去了。次日又到郊外。那家門首來探消息。只見溜兒笑嘻嘻的。走將來道。相公喜事上頭。恁地出門的早哩。昨日承相

公分付。即便對表妹說知。俺妹子已目看上了相公。不須三回五次。只說着便成了。相公只去打點納聘做親便了。表妹是自家做主的。礼金不計論。但憑相公出得手罷了。燦若依言。取三十兩銀子。折了示飾。送將過去。那家也不爭多爭少。就許定來日過門。燦若看見事体容易。心裡到有些疑惑起來。又想說北方再婚。說是鬼妻。所以如此相應。至日鼓吹打轎上門。迎接陸蕙娘。蕙娘上轎。到燦若下處來做親。燦若燈下一看。正是前日相逢之人。不覺大喜過望。方纔放下了心。拜了天地。吃了喜酒。眾人俱各散訖。兩人進房。蕙娘只在椅上坐着。約莫一更時分。夜闌人靜。燦若久曠之後。慾火燈灼。便開言道。娘子請睡了罷。蕙娘轉營吉。吐燕語道。你自先睡。燦若只道蕙娘害羞不去睡。

他且自先上了床。那里睡得着。又歇了半個更次。蕙娘兀面坐看。燦若只得又央及道。娘子日來困倦。何不將息將息。只管獨自坐。是甚意思。蕙娘又道。你自睡。口裡一頭說。眼睛却不轉的看。那燦若怕新來的。逆了他意。依言又自睡了一會。又起來。歎上問道。娘子為何不睡。蕙娘又將燦若上上下下仔細看了一會。開口問道。你京中有甚勢要相識否。燦若道。小生交遊最廣。同袍同年無數。在京何論相識。蕙娘道。既如此。我而今當真嫁了你罷。燦若道。娘子又說得好笑。小生千里相遇。央媒納聘。得與娘子成親。如何到此際。還說個當真當假。蕙娘道。官人有所不知。你却不知曉得此處張溜兒。唱有各的拐子。妾身豈是他表妹。便是他渾家。為是妾身有幾分姿色。故意叫妾賺人到門。

他却只說是表妹。寡居要嫁人。就是他做媒。多有那慕色的情。願聘娶妾身。他却不受重禮。只要哄得成交。就便送你做親了。妾身只做害羞。不肯與人同睡。因不受人點污。到了次日。却合了一夥棍徒。圖賴你好騙良家女子。連人和箱籠盡搶了去。那些被賺之人。客中怕喫官司。只得忍氣吞聲。明受火圍。如此也不止一個了。前日妾身哭母墓而歸。原非新寡。天殺的撞見官人。又把此計來使。妾每自思。此豈終身道理。有朝一日。惹出事來。并妾此身。付之烏有。况以清白之身。暗地迎新送舊。雖無所染。情何以堪。幾次劝取丈夫。他只不聽。以此妾之私意。只要將計就計。倘然遇着知音。願將此身許他。隨他私奔也罷。今見官人態度非凡。抑且志誠軟心。實欣羨。但恐相從奔走。或被

他找着無人護衛。反受其累。今君既交識滿京都。願以微軀托之官人。官人只可連夜便搬往別處好朋友家。講密所在去了。方纔娶得妾安穩。此是妾身自嫌以從官人。官人與日弗忘此情。燦若听罷。呆了半晌道。多虧娘子不棄。眷顧小生。不然幾受其禍。連忙開出門來。叫起家人。打疊行李。把自己喂養的一個蹇驢。馱了惡娘。家人挑箱籠。自己步行。臨出門。叫應玉人道。我們有急事回去了。曉得何澄帶家眷在京。連夜離開他門。細將此事說與他。把惡娘典行李。都寄在何澄寓所。那何澄房俱空闊。燦若也就一宅兩院。做了下處。不題。却說張溜兒次日果然糾合了一夥破落戶。前來搶人。只見空房開着。人影也無。忙問下處主人道。昨日成親的舉人。那里去了。主人道。細公連夜回去

了。眾人各各呆了一回。大家嘆道：我們隨路進去。一開的聲張。  
 家灣亂奔去了。却是借大所在。何處我尋。元來北京房子。儘是  
 見租典人住。來來往往。主人不來管他東西去向。所以但是搬  
 過了。再死四眼尋的。燦若在何澄處。看了兩月書。又早是春榜  
 動。選場開。燦若三場滿志。正是專听春雷第一聲。果杰金榜題  
 名。傅臚三甲。燦若選了江明知縣。却是稽清的父母。不一日領  
 了憑。帶了陸蕙娘。起程赴任。却值方昌出差蘇州。竟坐了他一  
 隻官船到任。陸蕙娘平白地做了知縣夫人。這正是鸞膠續處  
 舞雙鳧之驗也。燦若後來做到開府而止。蕙娘生下一子。後亦  
 登第。至今其族繁盛。有詩為証。

女俠堪誇陸蕙娘。

能從萍水識檀郎。

巧劫反借劫來用。

畢竟強山手更強。

拍案驚奇卷十六終

十四